

丛 书

谢蔚明



雕 虫 杂 技

贾植芳 著

山 西 教 育 出 版 社

读书阅世丛书

雕虫杂技

贾植芳 著

*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75 字数：178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

ISBN 7-5440-1278-6
Z·5 定价：7.30 元

目 录

《契诃夫手记》译者前记	[1]
《契诃夫手记》新版题记	[4]
蝎子过河——新寓言	[9]
犹大，你又该走运了	[12]
《贾植芳小说选》编后记	[13]
《热力》新版题记	[17]
《写给爱人的信——中国现代作家家书集》序	[21]
范译《中国孤儿》中译本序	[24]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修订稿》中译本序	[30]
建设新时期的民间文学事业	[33]
悲痛告别——回忆胡风同志	[36]
我在中条山的抗战生活	[46]
遗失的原稿	[49]
他的文学生命就是真实	[53]
《一个探索美的人》序	[57]
我看电视剧《春蚕》、《秋收》、《残冬》—— 兼谈名著改编的若干问题	[63]

《屠格涅夫与中国——20 世纪中外文学关系 研究》序	〔 66 〕
《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序	〔 69 〕
《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学术评议	〔 72 〕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文库》总序	〔 74 〕
记还珠楼主——李寿民先生	〔 79 〕
《郁达夫年谱》序	〔 84 〕
《东方专制主义》中译本题记	〔 88 〕
开放与交流	〔 92 〕
在国民党监狱中	〔 94 〕
中国比较文学第三届年会暨国际学术会议开 幕词	〔 106 〕
为有志于文学者进一言	〔 109 〕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序	〔 111 〕
《现代文学散论》序	〔 113 〕
《中西喜剧研究》序	〔 116 〕
《新文学作家与外国文化》序	〔 120 〕
《古今文学名著描写辞典》序	〔 125 〕
《中国文学大辞典》打破封闭格局	〔 128 〕
我的写作生涯	〔 130 〕
在生活大学读书	〔 132 〕
《鲁迅的创作与尼采的箴言》序	〔 134 〕
《妙言剪贴簿》序	〔 138 〕
做知识分子的老婆	〔 140 〕
一个普通商人之死	〔 149 〕

狱中沉思：在门槛上	〔 153 〕
《中国学者散文百家》序	〔 170 〕
当代文学研究的新高度——读《新中国文学 词典》	〔 173 〕
《反思与原型：中国现代文学比较研究》序	〔 176 〕
征服者的悲哀——谈长篇小说《海王》	〔 179 〕
旧话重提	〔 181 〕
别具一格的“教授小说”——读智量的《饥 饿的山村》	〔 183 〕
《世界历代禁书大全》序	〔 186 〕
开掘现代通俗文学的研究宝库	〔 189 〕
《昨日丛书》总序	〔 191 〕
应该写在前面的几句话——关于路翎的七首 佚诗	〔 193 〕
《危机与复兴：白银时代俄国文学论稿》序	〔 194 〕
祝贺与感谢——《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出版 感言	〔 196 〕
他从生活的深处走来——介绍郑伟平的三本书	〔 199 〕
《狱里狱外》新版题记	〔 202 〕
认识鲁迅	〔 205 〕
她是一个真实的人——悼念戴厚英	〔 207 〕

《契诃夫手记》译者前记

这本小书是契诃夫死后，由他的夫人，俄国优秀的演剧家奥尔加·克宜碧尔·契诃娃整理出版的。无疑地，这本小书的出版，为研究契诃夫的人们贡献了一种财富，因为它是契诃夫创作成熟期作品的索引，我们从这里可以发现他的许多名作的影子来。另一方面，对于我们练习写作的人，这是一种可贵的帮助——如何把生活的现实表现为艺术的真实，就是说，作家带着自己的目的意识性，如何认识生活，把握生活，描写生活的过程，从这里可以获得一些借鉴和参考。从这本小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契诃夫如何以他的庄严的人格力量和乐观主义，站在19世纪80年代的黑暗反动的俄罗斯现实中，坚信着人类美好的明天——作家的生活态度，和他的片言只语中所闪烁的、根植于崇高的道德心灵散发出来的作家的智慧的光芒，以及那深刻的人生批评和社会批评力量。

《契诃夫手记》，这是契氏在他的严肃正直的生活中随手记下来的瞬间的感触，将来作品的腹稿，速写，也包括了他的读书心得，以及从别的作家的著作中所抄录的精萃。《契诃夫手记》写作的时间，是从1892年到1904年，也就是他从库页岛旅行回来的第三年，即写了名作《邻人》、《六号病室》等那一年起，到《樱桃园》上演那一年，即他死的那一年为止的期间。这是他在创作上最成熟的时期。

另外，在契氏所遗的手稿中，发现了一包题为《题材·凝想·

《契诃夫手记》新版题记^{*}

这本《契诃夫手记》是我过去的译品，1953年5月曾印过一版。转眼之间，到了1955年，我突然地离开了书籍、工作、友谊、家人等等，被送入我在青年时期曾经三度进出过的地方。岁月不居，几经辗转，一晃就是20多年，当我重新生活在党的阳光下的时候，偶然从图书馆的“内部书”库内找到了这个译本，就像在街头碰到久已失散的亲人一样，我的眼睛里涌出了一个老年人的泪花。我望着译本里印的契诃夫像，想到很久以前读过的这个俄罗斯作家的一段话：“一个人没有什么要求，他没有爱，也没有憎，这样的人是成不了一个作家的。”这句简单明白的话，曾被当作金玉之言，它启发了我，又支持了我，使我从漫长而坎坷的人生道路走了过来，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地活了过来，我是多么感激他啊！

在1954年，就是这个译本出世的一年多以后，我曾为一家报纸写过一篇短文，谈了我对这本小书的学习心得，是读书札一类的东西。在这次修订这个译本的时候，我记起了它，从图书馆尘封的旧报纸堆中找到了它，自己反复看了几遍，觉得还意思，就提起笔把它重新抄录了出来：

亚历山大·库普林在他的回忆契诃夫的文章里谈到契创作时说：“他从哪里得到他的印象？他从哪里找到了作

^{*} 此书由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出版，最早的版本则是由上作社1953年出版的。

关于两个附录，也是为了前述的目的——认识契氏的生活和创作过程，临时译出加进去的，一篇是契氏夫人的著作断片，一篇是契氏的弟弟米哈伊尔·契诃夫（Michael P. Tchekhov）在革命后的 1923 年写的，米哈伊尔写过一本契诃夫事迹，是一本研究契氏的很好的著作。这两篇译文，是根据 S. S. Koteliansky 和 Philip Tomlinson 所辑译的英文版《契诃夫生活和书信》（The Life and Letters of Anton Tchekhov, Cassell & Co. Ltd., London 1928）一书译出的。这里面还有米哈伊尔写的另一篇《契诃夫与戏院》，因为怕篇幅太多，所以不加进去了。

这是一本难译的书。对于在翻译过程中为我解决疑难的朋友们，谨在这里致谢。译文中不妥当的地方，还希望读者和专家予以指正。

1952 年 9 月末在上海

杂记·断片》的稿子，内容一如《契诃夫手记》，年代也大致相同。

这些笔记式的东西，契氏看得很贵重，他把它当作特殊的笔记本，其中大部分写得都很工整；凡是已在作品中使用过的部分，他都亲手把它涂掉了，至于在作品中变化了样子而使用过的部分，则仍旧保留着。感谢编纂者的周详的努力，使我们今天有机会看到这个笔记的全貌，例如《三姐妹》的台词，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契氏创作过程之一斑。

《日记》部分则是从 1896 年到 1903 年，即是他写了《我的生活》，发表了《海鸥》那年起，到写了《新娘》、《樱桃园》那年为止的期间。这里译出的部分只是一个抄本，但是内容、体式和前两部分酷似，联系起来加以研究，更可以较深入地看到契氏的生活和文学风貌。

译文所依据的主要是日本神西清氏的日译本（东京，创元社版，1938 年刊），是个订正本。神西清氏是日本优秀的俄国文学研究者，也是俄国文学的翻译家，他对于屠格涅夫和契氏都有独到的研究。一般评价，他的译文还算严谨。另外，也参照了 S. S. Koteliensky 和 L. Woolf 合译的英译本，这两个译者合作所译的英文版俄国文学著作，在我们也不算陌生，但好像是一个人口述一个人执笔那样的合作者，译文和日译本比较起来，不仅在篇幅上少了一些，而且内容上也有些差别。一般地说，英译本不如日译本细致、完整，有的意义则恰巧相反，这两个英译者好像采用的是意译的办法。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凡是两种译本有差异的地方，都反复斟酌，加以取舍，大体上是依据日译本译的，《日记》部分，为英译本所无，则完全根据日译本翻译。注释方面，英译本较少，所以大部分是来自日译本，至于译者自己所加的注释，则都加以标明。

这本书俄文初版的时间，是 1914 年，即十月革命以前的三年，契氏死后的十年，译者曾到国际书店去找过原本，但不可得，所以现在只好暂以这个转译本为满足了。

和比喻？他根据什么铸造在俄罗斯文学中他那独一无二的精美的语言？他对任何人也不谈，他从来不提他的创作方法。据说他身后留得有许多手记本，也许将来总有一天会在那些手记本里找到解开这些疑团的钥匙。”

库普林所说的这些手记本，终于在契诃夫逝世后，由契诃夫的夫人克宜碧尔加以整理，在 1914 年出版了。这是研究契诃夫的一种财富。

被列夫·托尔斯泰称为“没人能比的艺术家的契诃夫，首先是一个伟大而纯洁的人。他由于热爱和关心生活，对人生自觉的责任感，有把当时生活“翻过来”的要求和信心，所以他的敏感力是从他的高贵的社会责任心来的，这样他才写了他的手记，进而进行创作，而不是简单地为了创作而去写手记的。或者说，他写手记，是为了对生活认识得更深刻些，清楚些，抓住生活中的突出特征，整理自己的印象，表示自己的态度，正是这些要求，他才勤恳地写下手记。

因此，据库普林说，契诃夫劝告作家不要在创作上光靠手记过活，“要靠记忆和想象”，创作不是照抄生活，当然更不能照抄手记本了。在他的创作里，利用手记上的东西的时候，往往有很大的改变，这就是最好的说明。

契诃夫是一个始终生活在人民当中并自觉地为人民服务的人。他为自己的医生身份自豪。他送给高尔基的一只表上刻着“契诃夫医师赠”。他关心人，和各式各样的人来往，由于在生活中自然地熟悉了人，养成了他的深刻的观察力和概括力，所以一提笔就能简洁有力地深入到人的本质中去，不仅写出人的性格，而且活画出人的灵魂。他写自己的手记，进行得认真而严肃，并不是拿着一个小本子到处跑，不假思索地记一些浮面的东西，马上把它变成“创作成品”；或需要写什么了，才临时东奔西走地找个模特儿来，照抄到作品里去。我想，这是他在艺术上获得辉



煌成就的原因。

他的手记，每条都很短，甚至只有一句话，是所谓“比麻雀鼻子还短的东西”，但正如高尔基所形容的，它们是些美丽的精致的花边，是经过深刻提炼后的产物。

他的手记，只记生活中成为特征和突出的部分，衣服头发之类的细节，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则是在进入创作时自己生出来的。

契诃夫在手记里所记的东西，不仅是看到和听到的事物，还有他所感到和思考的东西。就是他所记的属于看到和听到的东西，也是经过他的感受和思考才记下来的。它们又都是一律从所谓生活的密林里提炼出来的。

在他的手记里，另外还有抄自书本里的东西。就是说，有读书杂抄之类的东西。契诃夫有渊博的学识。这说明一个作家不仅要熟悉生活，还要有广博的知识。契诃夫在这方面，也是一个模范。

手记所用的语言，一如他的创作中的语言，是日常的语言，简洁而朴实，富于诗意，如“天下雨了”之类，用得很自然，正像人在生活中所说的那样，他从来不按照修辞学的规律浮夸地去写什么。

契诃夫的手记，正如他的作品，色彩鲜明而简洁。他能用朴素的笔触一针见血地透入到事物的本质中去，无论是对话、记事、人物、情节、警句、题目，都是富有特征又具有高度概括力的东西。它们独立起来可以当社会杂文读。

契诃夫手记，作为杂文来看，它的精神特色，正是契诃夫全部创作的特色：愤怒中的自持和出于纯洁心灵的乐天的幽默。它的重要价值，正如高尔基所说：它们是对生活的鼓舞和热爱。他用人民的强大的道德力量，告发了庸俗和罪恶还在占着胜利的时

代，同时也预祝了善和美胜利的时代。

契诃夫对伊凡·蒲宁说：“人得不怜恤自己地去劳动。”对于这个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忠实而正直地完成了自己人生责任的劳动诗人，对于这个要求人要“头脑清楚、心地纯洁、身体干净”的作家，我们是永远敬爱的！

我那个旧译本，主要是根据日本神西清氏的日译本转译的，它出版于1938年，是个订正本。另外也参照了S. S. Kotliansky和L. Woolf合译的出版于1922年的英译本。这次重印时，我原来依据的这两种文字的译本，早已不翼而飞，不知流落何处去了。临时借到S. S. Kotliansky和Leonard Woolf合译的英文本《契诃夫手记与高尔基的契诃夫回忆录》（The Note-Book of Anton Tchekhov Together With Reminiscences of Tchekhov by Maxim Gorky, The Hogarth Press, 1921），我又据此作了一次校改，有些条目并作了较大的改动；由于江礼暘同志热情的努力，又由他找到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61年刊行的《契诃夫全集》第10卷的文本，作了一次校对，并补译了一些注文。由原文校勘的结果表明，日译本较英译本译文严谨和忠实。在两种译文中，有些意义相反的译文，也借此得到了核实。

这本《契诃夫手记》，是契诃夫的文学创作备忘录，契诃夫夫人在1914年整理出版的印本，显然是经过严格选择的，它本身有其独特的存在意义和历史价值。此次重印时，我请江礼暘同志选译了收录在《契诃夫全集》本中不见于旧刊本的若干项有文学和社会意义的条目，作为《补遗》，印在书后。这样，这本契诃夫的文学备忘录，内容上就更为丰富，显得更完备了一些，使译本生色不少。为了使译文的风格和语言尽可能求得协调和一致，这部分译文由我作了一些必要的校订工作。

旧译本的两则《附录》——契诃夫妻子奥尔加·克宜碧尔·契诃娃写的《契诃夫的临终》和契诃夫的弟弟米哈伊尔·契诃夫写的《契诃夫和他的作品中的题材》二文，也仍然附在书后。我当

时是根据英译文转译的，我的藏书早已荡然无存，一时又无处找到原书，只好作了一些必要的文字校改，当作纪念品留在这里。当时为译本写的《译者前记》，那里面也向读者交代了些东西，所以仍然保存下来，也算是敝帚自珍的意思吧。

1981年3月中旬在上海

蝎子过河

——新寓言

小青蛙兀自坐在河滩上，中午的阳光是刺目的，但幸好那里有些芦苇，它的阴影处，却是个好所在，他现在就坐在那里歇凉，——因为太阳晒得河水像要冒泡一样的烫哩。

他正在眯着眼睛打瞌睡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大声喊他：“爷叔！”那声音是陌生的，但却是亲切的，而且显然还是受着惊吓时发出来的叫声，充满了压抑的感觉。他顺着声音的方向望了一眼，一只黑灰色的蝎子正在吃力地向他爬过来。

“什么事？”他问道。他和蝎子并无来往，因为蝎子的名声不好，虽然蝎子自己曾一再辩解说：他做过和继续做着有益的事，——他吃蚊子，甚至说，老天爷生他下来，就是为了使他执行这个神圣庄严的使命，以吃蚊子为自己的唯一职责。但小青蛙浅见，爷娘不曾这么教导过他，他孤陋寡闻，也没听什么人这么说过，他只相信“眼见为实，耳闻是虚”的真理，所以和蝎子向来并无交往。相反的他倒听说，蝎子是个难惹的东西，冷酷无情。但是碍于情面，人家既然亲热地喊他“爷叔”，已经是很抬举自己了，真是不胜荣幸之至，应该领这个情。

不容他多加思索和研究，就听到蝎子一阵大声地喘气，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有人……有人追我，您知道，爷叔，这是河边，我又不会泅水，如果逃不过河，我可就没有命了，看在老天爷的份上，您就驮上我过河吧，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哩，况且，泅水是您的看家本事，我这么小的一个身体，不会太累了您的，您如果救我一命，我总会报答的，我一贯说话是算



数的，我不会忘记在患难中帮助我的朋友哩！”

小青蛙并没有认真地听取蝎子的冗长的叙述，可也没有把这些话看成是花言巧语，他明白了这个声声喊他为爷叔的黑蝎子的来意：他要自己背他逃命，把他渡过河对岸去。

他正想对蝎子说：“那没啥，您就请吧——上来吧！”他的这个思想还没有变成语言，忽然像被人提醒了似的，他的一腔助人为乐的热情，忽然一下子化为乌有。他对蝎子说：“你会蜇我的，你的尾巴上有刺，我不能驮你。”

“唉，误会，误会，这纯粹是一种误会。”蝎子连忙陪笑地分辩，“你不要听坏人的宣传，我是尾巴上有刺，但那是自卫的武器呀。您想，爷叔，咱们都是受那些大家伙欺负的小八拉子，没有自卫的能力，不是早绝种了吗？就连爷叔您不是也陆上水里的两头过日子，那也是一种自卫的能力呀！”

这样，小青蛙就让蝎子爬在他的背上，三跳两跳地跳到河沿，这时他又不放心地停下脚步，再一次地向蝎子叮咛了一句：“你可不准刺我，那你就会掉在水里没救了。”

蝎子连忙陪笑说：“爷叔，你又想到哪里去了，明人不做暗事，这点做人的道理我还是懂的，我家列祖列宗一贯教导我们……”

“好吧，趴稳，我们过河了。”

小青蛙驮着蝎子渡河了，这条河并不太宽，大约不过一顿饭的工夫，就可以由此岸到达彼岸。

他们这时在河里了，河水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蝎子喘着气，趴在青蛙的背上，将近河岸了，这时，正在鼓足力气往岸上跳的青蛙忽然觉得背脊上针刺似地彻骨地疼痛，他感到一阵头晕，天昏地暗。原来当青蛙背上的蝎子看到就要登上陆地，脱离险境以后，他并非是出于恶意，当然也不是善意，总之，为了什么，又不为了什么，他只是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把屁股上的刺伸了出来，他感到那么浑身舒坦，这时，正是小青蛙疼痛难当地栽倒在地上的时候，他索性把自己的刺在小青蛙背上连续地伸缩



了一阵，直到感到浑身充满了力气，才坦然地从那张凸凹不平的背上顺势跳了下来，扬长而去了。

小青蛙醒来时，已经是黑夜了，他感到孤独、寂寞，更感到愤怒——怒不可遏。他想不到自己好心不得好报，救了人的性命，却几乎送了自己的命。

“唉，蝎子就是蝎子，他说的话是不算数的。”

后来，有人说，蝎子刺人固然是他的本性，但这是一种习惯性的自卫演习，他不这么经常进行操练，是性命难保的；也有人评论说，这不能怪蝎子不义，首先就是因为青蛙根本不信任蝎子，他驮蝎子过河，那是因为他自己在此岸上找不到生活，要渡河到对岸谋生的原故，又因为天热，有蝎子爬在他的背上，倒让他少受些骄阳曝晒之苦，彼此都为对方付出了劳动啊。

这种评论，还要继续下去，一时很难得出精当的结论。

1982年于上海寓所



犹大，你又该走运了

犹大，
你那三十块钱该早花完了吧？
现在又是发财的机会来了，
复活的耶稣，还值三十块，
物价涨了，“水涨船高”，
终归吃不了亏嘛！
你的生意又来了，
交关难得的好生意，
我祝你发财——这比死亡还丑恶，比娼妇卖淫还下贱的勾
当，
你就卷起袖子驾轻就熟地下手吧！
三十块闪光银元在眼巴巴地等着
你伸出的那双肮脏的手哩！

1983 年冬